



白族作家丛书
BAIZU ZUOJIA CONGSHU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主编 ◆ 赵寅松

情系大理

张长卷

白族的神话传说与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一样古老；
白族的民歌与其他民族的民歌一样丰富；
白族的作家文学与其他民族的作家文学一样源远流长！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白族作家丛书

情系大理

张长卷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系大理. 张长卷: 白族作家丛书/赵寅松主编; 张长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1
ISBN 7-105-05383-6

I. 情… II. ①赵… ②张… III. ①白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475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186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经济文化编辑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杨 明

主 编：赵寅松

编 委：施立卓 尹明举 王子荣 段 伶 赵定甲
高万鑫 李 公 张建雄 张云霞

主 办：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情系大理·张长卷

锦绣苍洱 华彩诗文

——写在《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出版之际

《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出版了，这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一件喜事，也是白族同胞的一件喜事！我们谨代表州委、州政府向白族作家表示衷心的祝贺！

白族是一个勤劳的富有智慧的伟大民族。她虽处洱海流域一隅，却能以开放的胸襟融汇中外文化之精华，勇开云南风气之先，并以自己对文明自由、对进步文化、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和追求，在泱泱中华的历史进程之中，在中华民族团结史、进步史的宏伟篇章中，谱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一章。

白族善于学习先进文化。一部白族文化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白族对中外先进文化，尤其是对中原及汉族先进文化学习的历史。正因为有这样开放的心态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它总能把握和追随时代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与时俱进地使自身得到同



当代白族作家丛书

步发展。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本丛书所精选、辑录的这些白族作家身上。正是对中外文化的学习，正是与民族、时代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使得作为白族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这些作家和学者，取得了无愧于自己所出生的民族和人民的辉煌成果。

白族善于兼收并蓄。她不保守、不狭隘、不自满，对于各种有价值的文明成果，她能以自己朴素而独特的方式加以吸收和借鉴，在保持自身民族特性的同时，使民族文化始终得以跟随时代而进步、发展、丰富，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收录在《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中的这些作家们创作风格各异、创作手法多样，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白族善于推陈出新。白族在哲学、宗教、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精神生活领域和在生产方式、日常生活、建筑雕刻等物质生活领域所创造的丰硕成果，无不打上一个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的鲜明特色。可以说，民族文化、民族生活、民族情感的滋养和创造力的张扬，正是这些作家能够取得突出创作成就的主要原因。

白族也是一个充满文学灵感、想象力和激情的民族。白族《创世纪》与其他民族的创世史诗一样古老；白族的神话传说与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一样丰富；白族的民歌也与其他民族的民歌一样的动人。远在汉代，白族先民就已经出现了精通汉学的文人，见于史籍的有张叔、盛览等，张、盛都是司马相如的学生。唐南诏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带来了文化的



情系大理·张长卷

繁荣，出现了异牟寻、寻阁劝、赵叔达、杨奇鲲、段义忠、董成、王蛮盛等被称为“高手”的作家和诗人。杨奇鲲的《途中诗》，段义忠的《题大慈寺芍药》，董成的《思乡》、《洞云歌》，“皆佳作”，被收入《全唐诗》。南诏散文中的《与韦皋书》和《南诏德化碑》成为千古传诵的佳作。元、明、清时期，白族作家薪火相接，出现“一时名流蔚起”的局面。元代围绕“孔雀胆”事件，在大理路总管段氏家族中出现了一群诗人，如段功、高氏、阿盖、段宝、羌娜、杨渊海等。他（她）们都会用汉文写诗，留下了一些哀婉动人的诗篇。元代白族作家还有段福、段光、高蓬、王升、段世等，他们都有一定成就。明代的白族作家最多。著名的有杨黼、高桂枝、杨士元、杨南金、李元阳、何蔚文、赵炳龙、何邦渐、赵汝濂、樊相、梁佐、董难、吴懋、何思明、杨琼、孙桐、张相度、李嗣善、苏必达等。

学习汉文学，用汉文进行创作，是白族文学的一个传统。降至清代，诗人词客辈出，文人作家很多。据《随园诗话补遗》、《滇八家诗选》、《滇中琐记》及地方志记载，比较有影响的白族作家就达 50 多人。师范、王崧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此外如高毯映、龚渤、谷际发、龚锡瑞、杨履宽、赵廷枢、赵廷玉、杨戴彤、李于阳、师道南、杨晖吉、李崇阶、赵辉璧、杨绍霆等，都有较高成就。

辛亥革命前后，白族地区出现了一批造诣很高的作家、诗



当代白族作家丛书

人和学者，如赵藩、赵式铭、杨杰、张耀曾、周钟岳、李燮羲等。

在当代，白族同样人才辈出：已经谢世的艾思奇、徐嘉瑞、罗铁鹰、马子华、王定明和健在的马曜、杨明、张文勋、欧小牧、杨亮才等白族学者的研究和创作成就，享誉滇云；杨苏、晓雪、张长、那家伦等著名作家、诗人声名卓著、成就斐然；而景宜、严亭亭等后起之秀亦引人瞩目，他们共同为繁荣新时期文学艺术和白族文学艺术创作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将他们的作品精选、辑入本丛书中，既是对其成就的充分肯定和赞誉，也是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好地领略当代白族文学创作的风采，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大理白族自治州两个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应该说，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在这方面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共大理州委和大理州人民政府带领大理州三百三十万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求实奋进、不断创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各项事业成绩喜人、发展态势良好。围绕“把大理建设成为滇西经济中心；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的滇西枢纽；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全国两个文明建设搞得最好的民族自治州之一”的宏伟目标，大理州将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州”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力争在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化



情系大理·张长卷

产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殷切希望能够涌现出更多的讴歌大理白族自治州改革开放新成就、描绘白族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他民族新生活的优秀作品；我们也希望涌现出更多的优秀白族作家，并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描绘出一幅幅、一卷卷与大理的美丽风光相得益彰的壮丽图画！

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刘 平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赵立雄





情系大理·张长卷

写在前面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四个中篇是我 1993 年以前发在四家刊物上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来去寻望夫云》写的是“文革”前后发生在两个年轻人之间忠贞不渝的爱的心路历程；《苍山，沙约娜拉》讲了一个日本人到大理寻根的故事；《落叶》所反映的则是解放前流落台湾的一个赶马人如何“叶落归根”，回到故土；《太极》是一个画家和一个傣尼（哈尼）姑娘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终因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而分手。

这四个故事涉及的时空还比较广阔。时间从解放前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背景有边寨、有城市，人物有汉、白、哈尼（傣尼）甚至还有日本人。虽非重大题材，但所讴歌的乃是一种人间真情：亲情、友情、爱情、民族情。主人公“根”之所系都离不开这一“情”字。哪怕相距千万里，哪怕相隔千百年，人们苦苦寻找的仍是人类之间的这种真诚的情感。

真情，真爱可以把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联系在一起。只有一种情况会把他们分开，那就是价值观的差异。传统观念和现代文明可以培养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孰为落后，孰为进



步？《太极》一篇，读者自判。有一点却无可厚非：大千世界，各有各的活法。

不难看出，我总是理想主义的。

四个中篇四个不同的故事。写小说就是讲故事。三个字包涵三层意思：一是“故事”，二是“讲”。这可说是言简意赅的最通俗的小说定义，也是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别所在。没有故事就不叫小说，而怎么讲好这个故事又比故事本身更重要。传统小说强调故事，现代小说则越来越强调怎么讲。亦即叙述。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不同的叙述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可以说，作家的功夫就是叙述本领。我在这一点上作了努力，但还差劲。《来去寻望夫云》数万字的故事实际只写了主人公在长途汽车上不时因视、听而引发的对往事的回忆。有意识或无意识。算是个人在叙述方式上的一次探索吧——也无非就是侧重心理描写的现实主义而已。另外三篇则只是注意故事结构而忽略了怎么讲故事。读当然好读，却缺少深度。

要讲好一个故事我以为不仅要写出人物做什么怎么做，还得写出人物想什么怎么想。这是写小说的ABC。也有人认为不管你怎么写怎么讲，实际总是作家在代替人物说，代替人物想。可是别的叙述方式难道就不是作家捉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毕加索说过，“艺术是谎言，但它是引导人们认识真实的谎言。”我认为，小说不管用什么叙述方式，能让读者



情系大理·张长卷

“信以为真”，因而感动，因而思考，因而认识就算成功了。

我是白族，以往却长期生活在傣族地区。我的作品的题材也反映了这一客观实际。如有可能，我今后要多写些反映白族生活——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深刻变化的作品。

张 长

2002 年 7 月 19 日





情系大理·张长卷

目 录

写在前面 1

太极 1

落叶 67

苍山·沙约娜拉 137

来去寻望夫云..... 214

主要作品目录..... 315

获奖作品..... 317

后记..... 319



情系大理·张长卷

太 极

不是墙上的那幅画。不是。蜜芭要离开北京决不是因为墙上的那幅画！周虎什么也不知道，总以为是他最近才挂到墙上的那幅画让她想家的。他要把它从墙上取下来，她不让，只怔怔地望着它直流泪。周虎只好在她睡着的时候轻手轻脚地把手伸到墙上，她知道的，她怎么睡得着呢，只是哭累了。她想：周虎要把画藏起来，是存心不让她再见她的寨子，是存心要她忘记她的家，是存心要把她死死留在北京，关在这十四层楼上的小屋里了！她一阵子恐怖和悲哀，忍不住又伏在枕头上嚤嚤地哭起来。听到哭声，周虎吓了一跳，他像个深夜进屋偷东西的小偷被人发现似的比她还紧张，差点失手把画掉在地上，见到蜜芭根本没睡，他索性开开灯。灯光下蜜芭泪眼朦胧，长长的睫毛上沾着眼泪。画家对美是非常敏感的，周虎忍不住吻了她一下。他说她的脸蛋红红的，再有上面的泪水就像是傣尼山那些亮晶晶的露珠。那种美丽的花傣尼话怎么叫来着？妥底玛伊？他柔声问，一边吻干她颊上的泪水。

妥底玛伊！妥底玛伊！他怎么哪儿有伤口就往哪儿撒盐巴



当代白族作家丛书

呢？他不让她回家，又逗她想家，用这张画，现在又说出这句话差不多一个月没听到的家乡话，她更伤心甚至生他的气了。她拨开他的头，翻过身去用枕巾捂住嘴哭得更厉害了。周虎用枕巾给她擦泪，她又把周虎的手拨到一边。

我知道还是这幅画，周虎说，我这就把它放在箱子里，让你再也见不到它了。

不是！不是！她终于叫起来。不是这幅画。你把它挂回墙上，我要看。

周虎糊涂了，只是顺从地又把这画挂在墙上。蜜芭终于止住哭声，却不睡，坐起来，就那么靠在床上，望着那幅画像是入了魔。

那是一幅周虎把它取名为《月亮河》的黑白版画。月下的一个傣尼山寨，山、树、竹楼、小路……照到月光的地方一片白，照不到的地方一片黑。竹楼是黑的，篱缝里又透出亮亮的火塘的光芒；芭蕉叶在阴影里似乎感觉不到，但也许是来了一阵夜风，它翻飞了一下，于是你能看到抹着露水的叶片迎着月光迅速地一闪，是那样眩目。上面，却又伏着一只黑色的甲虫。整个画便是这样黑白分明，黑中有白，白中又有黑。蜜芭觉得这就是她月下的山寨，那透出火光的就是她家的竹楼。可她不知周虎为什么要叫它《月亮河》？因为上面根本没有河。

有的。周虎指着从远山逶迤而来的一条小路，你瞧，远处的月光白茫茫一片，大雨般泼洒着，这河亮闪闪的，流淌着晶



情系大理·张长卷

莹的月光，从山林里无声地淌到你们寨子里来，淌到阿哥阿妹唱歌跳舞的小广场上，于是树影里有悲哀的竖笛吹响了，呜呜地，你听到没有？

经周虎一点拨，蜜芭觉得那亮闪闪的山路真是一条流淌着月光的河，月亮河。她不仅看到山寨的面貌，甚至听到它的声音了。那是月下有年轻人情歌和哀伤的竖笛的声音，还有黑黑的树影里那看不见的夜莺的啼叫声，她惊奇于周虎把这一切都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但也正是这样，使她一想家就想看这幅画；一看这幅画就想家。她喜欢看，又怕看。

其实蜜芭早就想家了。在周虎的这幅画还没有创作出来之前她就想家了。来北京之后不几天她就老坐着发呆。先是奇怪北京人怎么那么忙？街上的每个人都像有豹子在后面撵着似的。骑车的，走路的，你不看我，我不看你，一个个板着脸紧张地朝前赶，一街一街的人，看不到头！使她想起老林里的一种黑蚂蚁，它们要是那么匆忙地跑，准是大雨要来或前面有什么好吃的。还有那小甲虫似的汽车间杂其中，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地跑。从十四层楼看下去，久了，她便觉得头晕，无聊，于是便离开窗子。她真想干点什么事，觉得那一身的力气在身上憋得慌。可她除了看外面的东西还能干什么呢？她只读过两年的书，学到的那几个字早忘光了。她不能看书看报，也不会像汉族妇女那样打毛线。她知道北京的女人白天都要去“上班”，“工作”，晚上回来做饭吃，然后就一边打毛线一边看电视。而



当代白族作家丛书

她只会背水，只会舂米，只会在春天去栽秧、种包谷。在这十四层的高楼上，自是用不着背水、舂米、栽秧和种包谷的。全北京的女人都用不着的。这一点她知道。那么她们“上班”、“工作”是干些什么呢？她不明白。总之她没事干。便只有成天站在窗口看楼下发呆，坐在房间里发呆了。

你看画吧，周虎说，他看出她的寂寞，每当他画画时，他便从书架上拿出些又大又重的画册给她看。那些画册有些她喜欢，有些她不喜欢。比如一些光屁股的女人和男人，她看了觉得脸上发烫；另一些画的是很好看的树林子、小溪、山峦，还有蓝天和白云……这些又会使她想起她的寨子，想起家，想起姐姐和阿妈，于是她又直勾勾地盯住画册流泪了。

想家，是不？有一次周虎跪在她面前，捧着她的泪痕斑斑的脸柔声地问。

我想回去，她低声说，我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只吃，只睡，像一口关在厩里的猪。可傣尼人的猪不兴关，任它们满寨子跑。猪还看得见山、树、竹楼……我在这里什么也看不见。

周虎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站起来，坐下，点上烟，默默地抽、想——他也发呆了。好半天，他走过去和她坐在一起，搂着她的肩说，她会有事情做的。她会看得见她们寨子的山、树和竹楼，还有月亮……

就在这十四层楼上？周虎肯定地点点头，但她怎么也不信。